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序

余自癸丑通籍與定興鹿伯順吳門周景文同試政司馬署中志意叶洽彼此以名節相砥期爲歲寒交嗣余與景文先後出理齊閩而伯順爲計部郎以爭晳金花餉邊左遷去子庚申入吏部引景文爲同舍而就家以原官起伯順辛

酉予休沐里居移書長安薦伯順可入
吏部議既定時高陽相公行邊伯順自
願辭銓相隨軍中五年量移尙璽己巳
轉奉常浸浸大用矣心慽柄人竟移疾
歸海內顒顒方以公出處卜世道隆替
丙子之變竟殉城以死嗚呼伯順生平
大槪若此矣其人固無需文以傳而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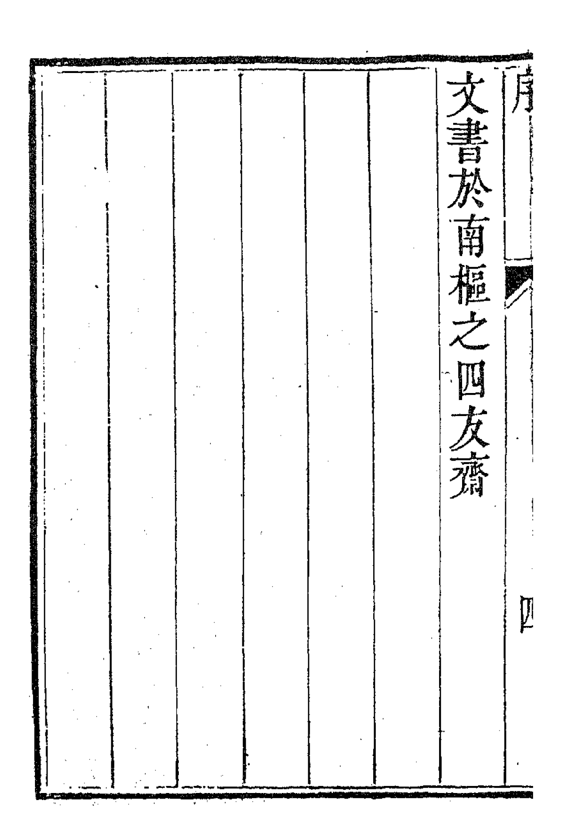
又論定其文梓之序之豈其人之必待文以傳哉則固以爲伯順之文也已愛其人者卽其人之片語隻字寶若天球琳瑱况伯順之文實足以傳者乎方今雞壇錯峙聲悅徒工卽使振起作者之林步武先民之軌以是而稱詞人之雄止耳於世道人心固未有賴也今伯順

文具在用意忠厚摛詞懇惻與君父言
仁慈臣子言敬孝兄弟言友恭朋友言
貞信上自軍國朝廟之容下及閨闥帷
房之故言必究情語無雷旨筆光墨瀋
剝露血腥剩楮殘箋刓劇腸胃使讀之
者歡愛鼓舞悲憤流連慨然以思卒然
相感而中正之心油油乎以生繇是而

究伯順立言之意不模古不規今發乎情止乎義理百世之下聞者猶將興起焉然此伯順之文亦即伯順之人也垂白孺慕四世一庖家無嘻嗃人風靜穆其植本㫽厚矣故帑可以無爭也以續三軍之命而毅然爭銓可以無辭也急君父之難而灑然辭官可以無去也憤

柄人之慷而飄然去最後殉城全歸計不返顧使素庇一廛咄嗟遇難或牽於難割之家累徼夫倖全之金湯又或怵功令束文法與存與亡計無復之乃死耳伯順有一於是哉然則伯順固可以無死也夫可以無然者聖人不以之律人而賢者以之自見至性所存不可强

抑善學聖人者孰如伯順乎軀命不惜
浩氣常存扶進醇風廉立頑懦伯順果
死也哉因是而覆繹集中忠孝之語伯
順自爲寫生酉照人傳文乎文傳人乎
則是集之有功於天下後世匪淺尠矣
寧屑與綴文之士計工拙耶伯順自題
曰認眞與眞故人與文兩傳矣吳橋范景



文書於南樞之四友齋

鹿忠節公集序

往余落拓長安酒人中時天下新有大故士大夫以及五侯七貴競向余問兵時楊都尉之子允諧亦時相過從一日詣其家遇一老先生布袍蒼髯如窮措大舉動朴直如田間父迫視之精光焖焖非韋布中人也徐訊之知爲伯順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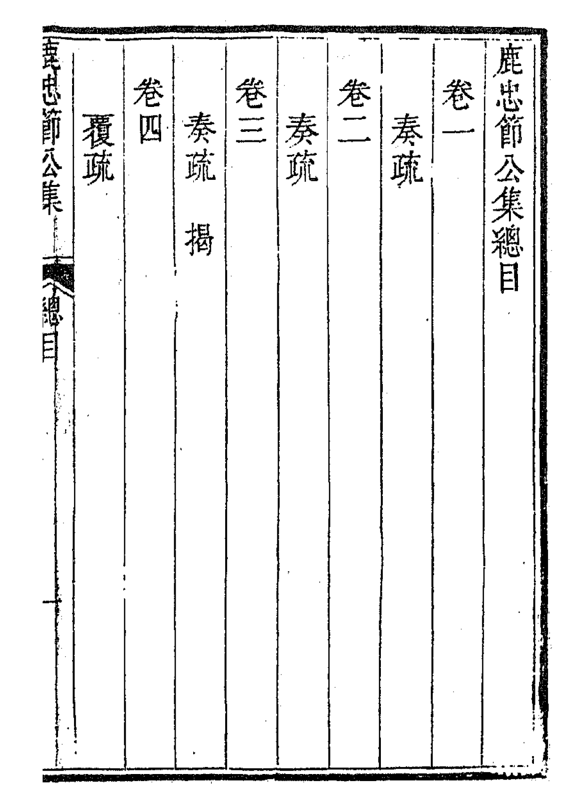
再遇之張太常楊前見其談邊事侃侃無所避遂與心盟又二年奉命參高陽公軍事入幕見同舍生則伯順也自此則天幕地席霜袍雨騎無不與共如此兩載餘而別伯順堅臥田園余周遭刀鋸又兩載余以環名至其家未幾受上殊遇旋觸讒而罷復爲勢人羅鉗舍其

家歲且半伯順入爲尙璽奉常而余以
邊釁倉皇入潞西仍留家人於其家與
之共避兵火出入生死復半載而余罷
伯順亦乞身歸子舍及余再被鋃鐺托
身請室半載而事竟伯順醉勞村舍余
軒軒如故而伯順黯然不勝矣再別六
年余以勤王罷歸過其家而伯順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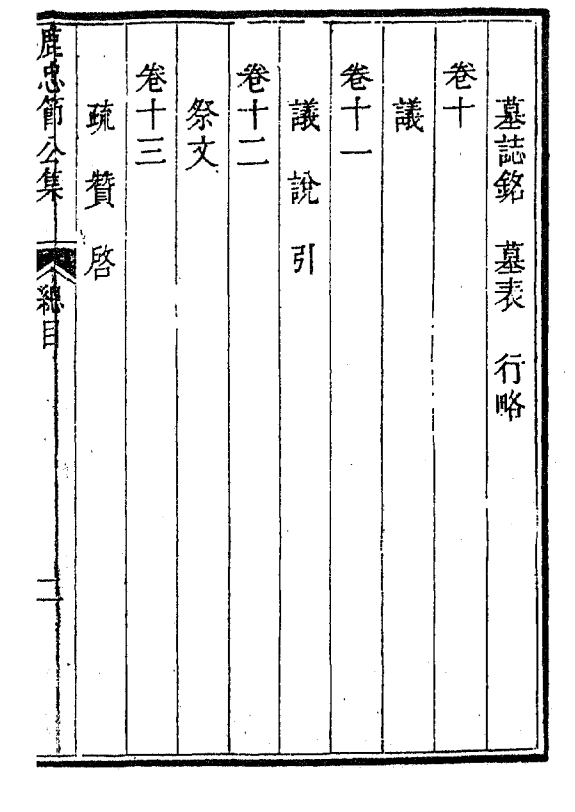
殉節死狠藉血肉淺埋闤闠閒余哭不能起卹其家經兵燹不能爲殮乃脫驂賵之歸而謀所以永伯順者伯順事功節義昭然耳目自足不朽唯有傳其言而已先兩年伯順已自刻其言曰認眞草吾師高陽公爲序之乃簡爲二十二卷吾師吳橋公伯順之執友也慨然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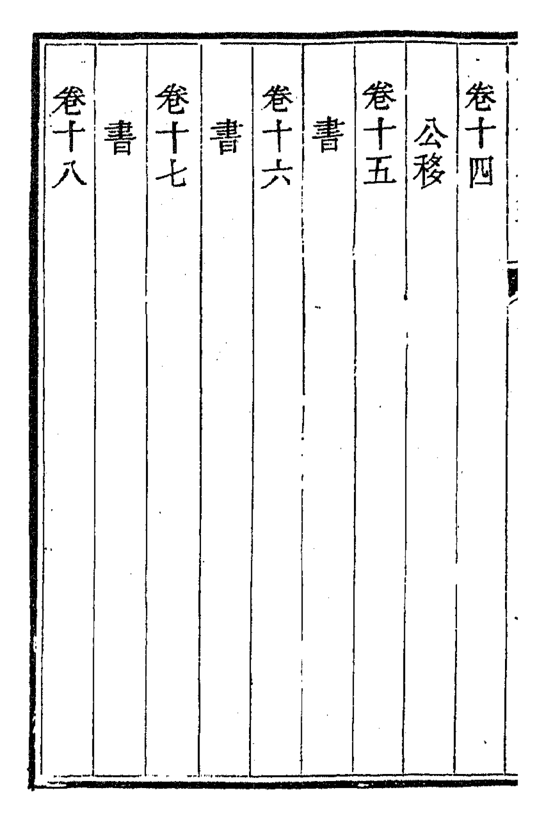
壽傳焉余於是喟然而歎曰言之不可
已也如是夫朴直如伯順使無其言則
清忠節烈與日月不磨者茍非作者極
意摹寫不足以傳其神令讀其言不必
知其居身立朝贊軍殉死未有不如見
其鬚眉頤頰者也文人之言飾辯士之
言僞見之而靡然自失其所挾此有諸

衷形諸外精光炯炯如見其人可以知
其概不待智者而後察也此高陽吳橋
與余欲永其言之意也防風友弟茅元
儀纂



鹿忠節公集總目





鹿忠節公集卷一目錄

奏疏

再請告疏

鹿忠節公集卷一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微臣待罪逾時疏

爲微臣待罪逾時舊疾增劇懇乞聖恩俯允回籍調理事切照臣去年七月間署廣東司事爲遼餉將絕借發金花銀兩權宜即屬苦心專擅自知負罪幸蒙
聖恩寬其斧鉞之誅僅從薄謫吏部欽奉聖諭擬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添註以請曲貸敢忘洪恩內外皆可自劾如得贅銜於鹽筴尙期補過於桑榆臣

之分亦臣之心也乃待命歷時舊疾復作藥餌增而
飲食減痰火盛而肌骨銷困頓旅邸見者相驚臣亦
自厭然伏枕展轉而不敢輒言者以大造旣無棄人
微軀或有起色遶顏咫尺忍死須臾耳而今歲亦倏
更病且益深勢難再待矣戀闕之誠雖篤報主之念
成虛臣所爲躊躇再三而不能已於控籲也臣初擬
求堂官代題緣已離舊任乃敢冒昧自陳君父之前
伏乞天恩敕下該部允臣回籍調理倘補緊治則得
復視息於人間而尋壑經邱永願優容於聖世其爲

感激沒齒難忘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微臣病極情廹疏

爲微臣病極情廹再申前請懇乞天恩允放回籍事切照臣去年爲借發金花銀兩蒙恩降調候譴逾年病苦交作已於前月具疏懇恩回籍調理拜疏之後日以幾日聖明宥臣罪而未忘使過或者鑒臣病而早爲允放乎乃時逾浹旬未蒙俞發正靜聽間忽接家報臣父聞臣之病亟望臣歸淚灑眼穿日以爲歲臣切自念畱帑金而未果既不得遂其忠繫親懷而

莫慰又不得成其孝因是展轉憂思舊患增劇心益苦待益難矣萬不得已力疾出城沿途候旨冒罪而行臣豈不知守官之義第舊任已離新命未下無官可守而情亟勢迫想亦聖明之所心矜也懇祈天恩俯允回籍倘霍然可冀遂依戀子舍之情而此外何求酬詠歌太平之願即以徑行罪臣所不辭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發帑疏

為遼餉督催愈急新庫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

金以濟燃眉事切照臣起罪廢之餘過蒙聖恩使管
新庫則餉之出入惟臣司之而其有無惟臣知之遼
東寧前天津以及薊密昌覇或以戰士之月糧索或
以援兵之行糧索或以名買之價銀索諸臣情見乎
文移委官口窮於叫號而莫不刻畫時勢難待那借
已窮之狀而庫無以應前件未足後款復開領者尚
留催者踵至而庫又無以應夫兵急則餉不得不急
也月糧行糧折色本色事勢相逼同條共貫總爲遼
事也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而索之急如此

庫之空如此數月以來內帑頒及遼左者非不數數

第所頒者賞也非餉也賞無定額特一時暫沛之恩

餉有成規實按月常給之數得賞於分外雖不勝喜

缺餉於額中殊不勝怨究之賞暫而餉常故怨多而

喜少至以百餘萬之沛發而不能解一時之急者政

坐此犒賞之銀不能為月糧不能為召買故也委官

守候有一月者有兩月者有三五月者臣毎一出環

臣而泣偶獲外解聚首而爭斛量分給十不得一又

復嗸嗸擁訴矣即加派搜括郡縣多急公之吏而梯

山航海解納非晝一之期彼饑軍餓馬豈肯有待而
不脫巾米價豆値豈肯有待而不騰踊當阨不與事
後何追臣縱欲對蹙額之委官強作無情之面孔而
能不扼腕於征夫寒心於國事哉臣懼極而思無術
以處反覆窘迫而恍然悟曰臣得之矣蓋此事於臣
爲職掌於皇上爲家事臣之職掌臣能知之而皇上
之家事非皇上誰辨之況皇上天縱英明深爲邊餉
吃緊李進忠田詔贓銀不以入內而以濟邊也畀人
房價不以入內而以濟邊也邇復憫念征東將士寒

苦諭部行賞言言生東海之春字字隕征人之淚皆發自聖心非廷臣之入告也使知索餉之急新庫之空豈難渙王居以酬死士乎此事此情臣非管庫臣亦不知皇上何從知之今臣知之而不以入告是壅征東將士之苦而不使上聞復鬱皇上事事爲遼之德意而不使下暨也坐待軍心之變立貽廟社之憂臣之肉猶足食乎今臣入告而皇上旣知之必有所以處之其則不遠有先帝之家法在蓋大內金銀之氣久蝕日月之光先帝不難破一慳以發之天宇重

開倒懸立解無窮之志事端賴於皇上之繼述及今
而出內府之所有餘補外解之所不逮使索餉者隨
叩隨與則得餉者士飽馬騰此爲上著不問賈人之
術乎賈人流通千金以權出入而必於每歲常數之
外別操贏餘以備不時之需不使有中斷之隙從來
財用有本則相生易脫節則再續難理固如是今日
遼餉何等關係而可聽其脫節不爲之所也外解之
來各有程期卽欲强先一日而不能遼餉之索急如
星火卽欲姑待明日而不可則所以別操贏餘爲外

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且新餉原附太倉舊庫舊庫雖號空虛然外解款目尚多如遇遼餉告急猶可通融那借今奏分新餉另爲一庫譬如窮人素倚鄰里爲命一旦孑然獨處卒有緩急憑誰奔訴而又誰爲餉匄救之者乎臣今日之請非但司遼餉言遼餉實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詘不得不出於此懇乞聖明俯鑒新庫轉空立發百萬以濟遼急庶不失特設此庫之初旨而罪廢小臣亦得竭頂踵以報聖恩於萬一遼左幸甚

宗社幸甚

再請發帑疏

爲經臣畫有成謀軍需急無所措時難再遲補牘伏
請懇乞聖明速賜批發以與經臣協應事切惟人之
周身一處有急全體皆應不待商度不煩驅策蓋貫
通之至也國家事勢猶之一身宮中府中俱爲一體
疆場廊廟不宜異同稍有闗隔即成大病居常且不
可況濟變乎臣於十一月二十日會奏爲遼餉督催
愈急新庫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燃眉

事候旨逾旬未蒙批發伏念臣自蒙恩復職至今仰
見我皇上厲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
始豈以臣疏爲無當而留乎乃未幾而經臣袁應泰
以戰馬三月無料告矣臣部堂官李汝華方據疏請
帑而經臣戰守次第之疏又至矣年來邊事規模未
定苦無結局之期經臣走此大策期以兵馬糧料正
月齊足而後舉事夫以疆塲之大計如彼目前之近
期又如此而帑懸之浙庫外解寂然內帑不發皇上
試思此事關係何如哉糧料不足則戰守必不能決

戰守不決則撫順必不能復是國家所恃以保封疆
奠社稷者全係於經臣復撫順之一策而經臣之策
所恃以及時展布不歎掣肘悔噬臍者全在於正月
齊足之糧料今十二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
時即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百萬付臣庫中臣
即刻發付委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
況守無一錢之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悞師期
而撓勝算哉天下事不一勞則不永逸不大費則不
大省明春撫順之復爲必不可悞之著正月糧料之

運爲必不可缺之資則今日君臣上下俱當同心協力以應經臣之盡必不謂空庫可株守外解可徐待內帑可不發師期可不應而徒狃眉睫之暫安以臣疏爲閒題也臣切計自今至歲除十八日中一時一刻皆明歲精神結聚之會聖天子與賢宰相寶愛寸陰奚啻尺璧儻宮中府中不相通廊廟疆場不相應大內有用金錢不以養士馬目前緊要日月不以籌兵食轉盼而元旦又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貺虎拜揚休之日臣方且隨諸臣後呼嵩祝釐之唯虞安敢

哆口封疆大聲疾呼以瀆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悞今歲之十二月並悞來歲之正月也悞在十二月猶曰姑待正月悞在正月臣即欲待而經臣其安能待之經臣時不可待勢不能待機不容待而執無餉以責臣臣之罪其尙可誅乎此臣之惴惴氷兢日不甘食夜不安枕瀝血補牘以申前請也懇乞聖明急下臣疏以臣言爲是則允臣之請以臣言爲非則罷臣之職假使臣今日不言他日有追論悞事之臣者而並以及臣臣其何辭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卹典疏

爲奉詔陳情懇恩卹錄以覃聖澤以勵臣忠事臣伏讀兩次恩詔內開起廢事理凡建言廢棄詿誤諸臣已遵遺命酌量起用其有抗言得罪黜降歿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仍用卹錄欽此臣仰窺聖明至意而深有感於臣之祖也臣祖久徵以萬歷八年進士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艱服除補山西襄垣縣知縣欽取選授陝西道御史丁外艱服除補江西道御史巡按蘇松差滿還朝值皇考爲兵部考察

事遷怒科道諸臣一時勾去五十餘人臣祖具疏申救得旨降調任山西澤州判官此二十四年春間事也後於三十五年吏部請移河南滎澤縣知縣已奉俞旨而臣祖逝矣竊念臣祖兩任邑令擅冰蘗之操持再莅西臺著澄清之風采當皇祖怒勾科道時天威甚厲誰不知補牘卽是批鱗且聖怒難回誰不知一斥卽爲永棄而竟簪筆直前褫官以去此生平大節固朝與野之共聞知無待子若孫爲之揚厲者今恩詔屢頒聖澤優渥先後建言廢棄諸臣俱起東山

共趨北闕如太僕寺少卿林熙春者尤與臣祖同爲

一事同於一日拜疏同於一日謫官今熙春洊歷清

華而臣祖獨先朝露臣祖母王孺人每向臣父及臣

問朝家盛典聞臣祖同時諸人俱蒙環召且爲踴躍

且爲欷歔踴躍者慶國家之收舊人以襄新政欷歔

者傷臣祖之與諸人同瘁不及與諸人同榮也臣語

祖母謂恩詔煌煌存歿並沾今卽不得與存者同蒙

名用猶得與歿者同荷䘏錄臣祖母領之輒敢援恩

詔以請臣祖之品格不俟今日而論始定卽臣居官

無狀有慚祖武持論者亦必不因臣之不肖而遏佚其先烈也伏乞聖慈下部查覆特賜䘏錄不惟臣祖銜結於泉壤而勸忠明信所裨世道不淺矣

駁馬侍御疏　同耿如杞葉震生

為微臣任事招尤出言觸忌懇乞聖明速加重處以昭小臣炯戒事臣等待罪戶曹原無善狀近以邊警告急樞員未備猥蒙聖恩改調司官數人臣等與焉臣等不揣愚昧上痛祖宗之土宇下痛官軍之鋒刃入署以來當食廢箸中夜涕流區區血誠可泣神鬼

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卽一著可救全局之差官無崇卑但竭股肱卽小臣可分大臣之任此國法未伸一疏臣等實代臣堂官具稿而不意御史游士任輒以代擬爲臣等罪也士任未嘗指臣等姓字第臣等不敢自昧本心故同出一揭具明始末士任竟相忘無言臣等服其雅量而不意御史馬逢皐復以略無忌憚爲臣等罪也臣等最虛心最服善苟中臣病禍寬博且拜之況出豸繡口乎然臣固小臣而以御史指臣爲小臣臣實不服臣固不敢以戒愼恐懼自

信而以揭應臺臣爲略無忌憚臣尤不服臣等各具肝膽各有生平各求報主恩而襄國事非敢無忌憚也但不解避時忌不會憚要人耳臣等初意臺省風采排雲撼岳而必不妄加於無罪之部司部司而低眉俯首唾面自乾亦必爲臺省之所鄙棄而詎意其不然乎今臺省前儘不乏低眉俯首之人矣卽再添臣等三二人之忌憚不足益臺省之尊儻略容臣等三二人之不忌憚或反成臺省之大而必欲使之頭不敢擡氣不敢喘化六曹爲奴隸以供臺省之麾頓

似非所以養士氣而濟時艱也國家平日倚重臺省原非他司敢望今日事急政報恩之會當爲國家圖其大者清勞㴱之議論作擔荷之精神方見風采似不必以盛氣凌部司從衙門起意見也夫臺省誠貴倨部司誠卑瑣然國家設官分職共期維持臣子任職居官各圖稱塞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氣焰槪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常見部曹居半臺臣今日試猛撥習氣另開眼界當知士各有志不可輕相量也臣等不才誤蒙任使歎國勢之凌夷而尋受

病之處酌施爲之次第而開措手之端申國法一疏
或不大謬詎意入門一著即被惡聲更從何處著手
耶即熱腸未冷敢忘共濟艱難而覥面難施又懼習
成頑鈍皇上陞臣如杞以協理司事命臣善繼震生
以題覆章疏臣不足惜有辱主命皇上亦何所利於
頑鈍之臣而强使就職乎小臣不敢辭官而鬪言理
合引分即日拜疏離署靜聽處分臣等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請告疏

爲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臣以散材誤蒙聖恩起自廢籍濫列清秩誓捐頂踵以圖報稱於萬一詎意葵藿之誠雖篤蒲柳之質易衰舊有積痰每爲舉發至今春而遂劇頭目眩暈手足拘急且不能趨朝參又何遑問職業惟是時當戒嚴恥言請告偃臥私寓涉月逾時臣同鄉同官所共見者夫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臣之所以事君嫌避難之迹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頃見諸臣中有以眞病請告

者俱蒙皇上允放則疾病人所時有聖明固曲體之

矣臣之立身頗有本末素不避難亦不貪榮謹以眞

病實情自列於君父之前伏乞聖明俯允回籍以便

調理倘得靜依藥裹未棄餘生當隨山夫野老共歌

聖化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請告疏

爲病久不愈再懇聖恩俯允回籍以便調理事該臣

前疏爲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

奉聖旨鹿善繼素著淸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

即出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念凡生聖世孰不願依日月之光而臣自廢籍起列清秩凡受主恩孰不思效犬馬之報而臣以末品謬承溫綸病苟可調何敢再請詎意盼愈日急湊效轉遲雖回餘生於垂危之後幸覩息之猶存而治已病於沈錮之餘非刻期之可起病中苦狀未敢褻陳總之頭目之眩暈猶前手足之拘急未減即聖明不欲廢臣冀收湲勃之用而臣衛生無術自成廢人矣且若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增病

蓋自夏初奉旨入秋不愈即擬再請而顧戀深恩幾
幸旦暮之愈荏苒至今病未全瘳祇成曠職身猶半
廢徒重負恩每一念至無可自容伏乞聖恩察臣病
苦實情准臣回籍調理身既去官病或脫體倘餘生
之邀遂總聖德之昭蘇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鹿忠節公集卷二目錄

奏疏

鹿忠節公集卷二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催用巡倉御史疏 代李大司農

爲漕儲立等入倉巡視侗稽俞旨三懇聖明即賜批發以襄國軍大計事雲南司案呈照得每歲漕糧抵壩入倉全藉憲臣以爲彈壓都察院題差王御史本部兩疏題催未奉俞旨見今漕糧齊集通灣巡視萬難再緩呈乞再行題催等因到部臣竊惟國事有重輕勢有急緩使事非吃緊臣何能粧點本輕者以爲

重使時尙可待臣何樂張皇可緩者以爲急而數百萬漕糧之爲國家大計皇上之所素晰也巡倉御史之爲漕糧重寄皇上所明知也巡視鈌則抵壩者不能入倉又皇上所熟諳也據臣一疏再疏已無未盡之辭至於再疏復爲晳中而漕糧遂雲集於通灣矣院臣亦念事勢旣迫具疏以催蓋與臣切同心之憂爲協力之請蒿目引領望明旨之一允而猶未得也前尙謂按期入倉今則立等入倉矣前尙謂命難再緩今則已屬旣緩矣舳艫相接如鱗如蝟盻盻焉冀

旦夕收納以結經年之局蘇萬里之勞祇爲倉臣未
奉俞旨停泊彼心翱翔水次唾手可完之事稅駕無
期拊心暴露之虞息肩何日此臣之所審度情形而
深有慮也且事失常則奸宄乘日持久則屑越滋前
止慮耽閣些盜之中釀插和侵漁之弊而今則弊不
止此院臣所稱漂沒可慮毀壞可慮頭幫旣壅後幫
盡壅可慮者語語切中皇上靜言思之必有惺然得
其故者不待辭之畢已夫先事無人猶待臨事臨事
無人更待何時辛苦粒粒實耗於當入不入之餘困

窮嗷嗷望穿於將得未得之際計出無聊抑且奈之
何哉當是時縱不念物力當念人心縱不慮事體當
慮國計又臣所中夜思之徬徨而不能寐者也夫巡
漕巡倉事屬一體乃巡漕受命半載而巡倉停閣至
今題催至再天聽彌高收者無人運者誰歸使漕臣
之半歲勤劬者祇付諸水濱不得及時入倉濟公家
之用得無於亟命漕臣之意或相反乎臣於此事至
三爲補牘而辭益重復情益急迫非爲倉臣爲漕也
亦非爲漕糧爲國也皇上洞悉國計斷不謂漕糧既

至可不入倉斷不謂漕糧入倉可無意臣則巡倉御史之命是豈容暫緩一時姑待明日者耶伏乞聖明深省急務速渙允綸命御史王象恆即日受事其於軍國大計非小補矣

驚聞遼餉將絶疏　代李大司農

為驚聞遼餉將絶空帑匱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燃眉之急事切照遼東自開原復陷慶雲十方寺等堡相繼攻剋遼瀋一帶已岌岌乎朝不保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得不多備餉欲

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爲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
庚有抑西金花之疏臣業已據疏題覆政在候旨閒
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餉將絕
一疏夫新兵加餉較常不啻三倍而鞍馬器械復皆
取給於餉司餉司無以應遂大聲而疾呼臣讀之不
勝驚愕隨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
銀二十萬經略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草料
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之在遼者將
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遼者絕恃太倉以爲

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外以爲接濟故臣嘔心借箸惟有那借各衙門見在之銀可以應急在臣部如取如擕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然必先賴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豈應急之物哉道途之遠近尤非一時可到及今而求續將絕之邊餉計盡無復之矣方圖幸屬叩閽多請內帑以救目前偶值南京浙江廣東等

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厄而至臣舉手加額
爲社稷稱慶曰此天所以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
遽絕也蓋銀屬現在與儲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
應急較發自去年者更捷總此遼餉而今年之急十
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獨不可借乎竊意皇
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固知借此無難也況
此金花銀兩兼言祖制則當議而臣特酌時局則
止言借夫留則久爲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倘煩
出討而臣願舍彼就此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皇

上可俯亮其苦衷矣唯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政目不及瞬之會萬一俞旨稍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遼東餉司接濟急需俟遼患稍平卽將解到額餉照數補還臣不勝激切祈籲之至

認暫借金花之罪疏 代李大司農

爲進繳聖諭並認暫借金花之罪事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盧受傳奉聖諭朕以東征將士荷戈擐甲勞苦每念糧餉不繼時軫朕衷其每

歲金花銀兩係內供正額見今內庫缺乏冊封各項典禮成造錢糧並各宮賞賚武官俸糧等項尚不敷應用爾部累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仍將各處進到稅銀接濟湊用昨已發過內帑五十萬兩遼餉是爾部職掌自當悉心料理籌畫給發去歲發過餉銀三百餘萬自師喪之後該鎮兵存幾何餉歸何項爾部不一清查動輒以請帑爲詞希圖塞責今又將進到金花銀兩未經奏請明白擅行借用是何體制內供何賴先年曾有此紀綱否近來各官不

遵國憲肆意要挾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該司官且罰俸一年各處解到金花銀兩著作速解進內庫以濟急用以後如再仍前違玩不遵的重治不恕故諭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不勝驚惶除遵行外所有原傳奉聖諭一道理合具本進繳竊軍興煩費係臣部職掌無不嘔心料理但九邊舊餉尚在拖欠至於新餉毫無所出不得已而那借搜括又不得已而抽扣加派東湊西那解發過三百餘萬不虞出師失利又復從新腈處近據新經略議增兵十二萬用米

豆二百萬草束千萬及督餉造船造車水陸脚價約該銀三百萬兩臣部除與經略帶去十萬又借與兵部二十萬止剩二十五萬俱發督餉尚不足百分之一督餉徬徨而請金花稅銀荷蒙皇上准留外稅一年亦可供米豆本色三分之一然本色之外折色等項所費更多查去年援兵八萬費銀三百萬今議兵十二萬則議餉四百五十萬矣臣部止有加派不過二百萬其餘尚屬烏有近又三次借湊三十萬發遼昨因開原失陷遼危旦夕臣等躊躇無策即如今日

皇上所允稅銀不知何日可到如先日皇上所允措餉諸款亦遠莫能濟適見遼撫遼餉將絕一疏臣等寢不睫目益惶悚無計令舉朝大小臣工咸謂金花可以救急適有廣東等司解到金花十一萬臣於前二日具疏暫借未蒙發下而遼左又復告急時刻不能少待臣等切思餉銀一少則遼陽危而京師不守其患大金花暫借則遼陽可保而天下可安且金花每歲可進封疆一悞難持是臣等一時權宜委屬擅借其發過三百萬餘先已行查未報除臣今再清查

俟報部之日具奏

請申國法疏（代崔大司馬）

爲國法一向未申危遼萬分無救懇乞聖明立賜臣死並重治督撫鎭道之罪事先是瀋陽繼陷臣部議調各鎭兵馬急救廣寧以圖恢復尤望近兵之先到乃薊鎭眞保最爲逼近而屢催不至撫臣李瑾疏請免調已無同仇之誼今雖報有兵數而未有起行之期近地若此遠者豈不效尤宣大僅報護守京城之數而未見入遼之數山西更未相聞尤可異者保鎭

總兵郭增瀰先報隻身赴遼及臣責令領兵方報回
鎮領兵乃今猶臥涿州也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
嚴切而各鎮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之一塊土也夫棄
河西即棄京師此今日易見之情形也抗部文並背
明旨此從來未見之事體也督撫道將大家粧成無
可奈何之局面眼見得國事去矣頃接遼東總兵官
李光榮塘報稱河西射打墩撥日日無虛想大兵渡
河旦夕莫必臣不覺叩天蹐地五體俱寒血淚而言
曰家有家法國有國法家無法則家敗國無法則國

亡事到於今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而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臣眞庸眞病謬典兵戎破壞祖宗之封疆辜負朝廷之任使即言削職席藁總是誑欺明主懇乞皇上大奮乾斷將臣速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再將撫臣李瑾即行逮問總兵郭增輝逮問處斬以爲人臣蔑旨欺君者之戒薊保宣大山西督撫道將俱革職戴罪星夜催督待報兵馬出關之日方許復職若仍前稽延督臣以下徑以失悞事機應時逮治其延緩等鎭聽調兵丁如再違期依律參處倘國

事萬一可爲臣雖身膏斧鑕亦有以見我二祖十宗於地下矣臣愚幸甚社稷幸甚

閱關回奏疏 擬代孫相公

臣某陛辭之日抵通州通撫新兵陳於郊壯弱參差器杖闕略軍容且未具何言軍實矧區區萬人副參足辦之不足辱一開府也就謀督臣取道密雲新立車營軍容具矣而訓練猶疎始而合市人既而奉驕子日食重餉而以桀驁著聲是豈立營本意討軍實而訓之是所望於當事者至於舊兵則告疲勞求加

餉即執新兵之厚餉以爲辭夫其身苦於重勞眼熱
於厚餉逃亡接踵舊額半虛督撫業會疏以請矣臣
謂舊兵比例新兵非也新兵拋家棄業投名幕府以
聽調發固與舊兵之安其妻子廬舍者苦樂原殊且
新暫而舊常即舊兵之有知者心當自明惟是各邊
之餉獨薊門最薄宣大糧冊三等即最下者不下六
錢五分薊門何敢望焉當時邊事重在宣大故餉漸
西漸重漸東漸薄勢使然耳今之薊門何啻宣大則
薊餉之當增他鎮有不得比以爲例者督撫之請是

也而臣猶有望於督撫者邊疆大臣爲國分憂事權在握不必全靠內府近日京東北一帶添設之兵是不一處無裨干掫坐糜金錢何如酌其無關緩急者分屬營路留其精壯汰其老弱卽以汰餉增補舊營汰一新兵可補三舊兵何憚而不爲也緜密雲而東禾稼甚盛無憂饑饉團練鄉兵增修城堡此艮有司之事所可憫者失所之遼人相望於途至以青衿泣求煮粥臣不勝泣然行縣略賑更爲之計令有司查記衛所總呈於府量其衆寡分發各縣附籍里甲夫

分爲安插則散處易於措置各照衛所則比屋猶是親鄰守望相連保甲㸃寓恢復有期故里可返遼人庶有瘳乎廿六日而抵關與經臣會延見鎮道諸臣而令各陳守禦方略臣此行大意原爲關事事至於此而守禦猶未足恃衆議猶未歸一未必榆關之不爲廣寧臣何以報皇上何以對天下安危大計數言可決事之當行者行不當行者亟止人之可留者留不可留者亟去議以盡天下之心斷以成天下之事如斯而已矣恢復二字誠未易言然不可輕爲此言

豈可絕無此意守禦一策誠然在關然家當可在關
上作用豈可不在關外經臣築邊於八里鋪無非向
關外樹藩籬而臣愚以爲太逼盡八里之近兩道長
城分關上之兵再爲攏邊勢恐難遍且一處瑕則處
處皆瑕萬一不支關上之震搖不大耶榆關左山右
海形勝天成起伏層疊最便用奇本是活地特八里
太近反爲絕地耳道臣有爲寧遠之說者夫守莫先
於險阨寧遠山勢合抱不過數里形如葫蘆誠得信
臣精卒荷戟守之可以塞暗襲薊門之路且包二百

里以爲守十三山引領望救之遺黎可迎以來關上

肯啼露處之遼人可徙以出討莫便焉而經臣以爲

目前兵將未能辦此出太遠則一路之應接未易或

有失則關上之人心且搖莫若步步做去目今發帑

不過二十萬則八里鋪之長邊功未易竟小爲結束

改修城堡建立銃臺總以餘力修復中前前屯等處

漸以遼民實之地近則修葺不難有急則收轉亦便

此經臣老成之見臣未之敢易者且經臣已遣將經

營覺華島則其微意更令人服耳臣與經臣並轡出

關繇八里鋪抵中前所城垣猶在廬趾依然遼民有
從行者循覽周回淚數行下臣等相顧潸然夫敵未
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寧
前敵終不至而我堅欲委爲住牧之所不敢出關向
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旣潛身匿影於
關內而無能轉其畏敵之情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
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河西失事數月矣試問
住關上者何所恃以自固兵塡於街衢譁於酒肆絕
不習技擊而將復以嫖賭身先之被參之將潛伏關

門明開賭場猶謂有法乎將以剿軍而不操練軍以習將而樂逸遊如敵抵闘誰應之者且有喫酒喫肉預備走路之謠諸臣熟聞之而不介意情可知矣夫天下事天下人爲之精神力量遇難事而愈出只在先定主意主意不定弛然廢然離披萎薾而不振主意定則累年積玩可以一日振千人積玩可以一夫振今日闘事主意要在步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著數使三軍之氣日趨飛揚而其大端在舉逃官逃將而挑換之文臣如某某等武臣如某某等才豈盡

無可用 皆豈盡無可原 獨其自覺無氣色展布實難
何如另用一番人耳目一新旌旗變色事猶可爲也
今不是圖而圖事發策使諸逃臣參焉每一開口千
難萬難滿關城盡成一套熟氣撲人面透人腸薰人
心而人不自覺臣初至猶能覺之亟欲以生換熟而
猶恐鎮臣新到亦被熟氣套住亟與定約今日關上
備誠未完當以何時可完今日寧遠事誠難做當以
何時可做鎮臣謂盔甲不齊馬匹未備夫守險阨固
不靠盔甲破馬兵終當用步兵卽盔甲馬匹不可盡

廢而臣許爲歸乞於皇上應之如左右手倘軍需具
足而軍聲不振臣將求多於鎭臣矣鎭臣受尙方之
賜督諸將者也經臣又督鎭臣者也事至今日有進
無退諸將退步則有鎭臣之劍在鎭臣退步則有經
臣之劍在鎭臣旣到關軍事盡委之而以兵備道臣
監之經臣移居永平以制鎭臣之後關上賞罰進止
聽鎭臣與監軍計議而行如機在呼吸不妨前發而
後聞經臣居重馭輕於體益尊而重臣所駐永平且
成一重鎭臣前已有疏及之矣而總之大機括只在

使人心有進無退不倡勇敢不去逃臣而欲辦東事未有能濟者經臣與鎮臣當從此處加之意也進退陰陽皆兵之用活做則出奇無窮執定則自誤耳臣出告邊臣詳述皇上命臣之意發難以難諸臣令各吐肺肝不敢自爲簡重之語致人之情有所不盡歸報皇上詳述關上之情而關附一得之愚於行止去留之處不敢顧惜情面致事之實有所未明天下安危係於一關此非臣子惜情面地而臣又非惜情面人也事畢出關繇一片石西閱峭壁懸崖漸深漸狹

形如袖口沿邊墩堡戚繼光之遺規具在但能修復可無過慮而臣憑弔繼光軍法其子臨陣退卻即斬以徇則其平生勝著又有在於刁斗斥堠之外者可爲今日將將者頂門一針矣軍法即爲國命敢因而併及之迤運西閱當謁陵以歸先具奏聞

分設大將疏 擬代孫相公

爲大將分設已定邊臣忽議更端謹再申明分設初意以質輿論事臣聞陸賈有言天下危注意將自邊事告警我兵屢敗河東河西相繼陷沒總繇無將以

至於此臣矢心禱天爲求良將以雪國恥以復侵疆時有議承平設撫臣者臣謂設撫臣不如設大將詢之輿論得馬世龍猶恐耳聞未確命過都面恩與朝臣共見之皆以爲可用遂越格用之臣何愛於馬世龍而驟爲貴顯政欲使捹身命以報國豈肯使爭衙守以懷居惟承平素無衙守何以棲止得一將而無枝可依無兵可管是以閒之者用之也臣又據膚見今日重地首山海次薊門敵如窺山海我當厚集其陣以直塞之則山海關以裏宜有幾重接濟敵如知

山海有重兵而擣瑕於桃林冷口喜峰潮河川古北口等處我又當密布其勢以橫塞之則十二路宜分三總兵各按汛地以圖防守山石燕建已付江應詔馬松喜太命馬世龍師之使駐三屯營以安頓其士馬而畢力於操練已請得旨矣維時石古曹牆尚未得人政擬議一二驍將以地遠難到而督撫請用孫祖壽之咨至因用之各給敕書行事臣愚自謂棊布三將各握重兵各有專責山海事緩則練兵養士以防之山海有急則江應詔當關馬世龍移駐永平或

撫寧相機策應孫祖壽移駐三屯以爲聲援急用緩
用皆有路數直看橫看各有意義區區之愚實盡於
此而督撫復請以江馬二將分管東四路孫祖壽總
管中西八路統轄多寡之數督撫必有取義以才論
耶江應詔是皇上所改容而禮之者馬世龍又舉朝
所推轂也豈江馬二將祇足當一協守之事而祖壽
長才遂兼江馬之四耶恐祖壽未能自信也如以中
西八路萬無他虞一將可了是擔子重者借力宜少
擔子輕者取精宜多何以服天下況督撫亦未易保

八路之無虞也又或以薊鎮總兵原銜原印言乎則十二路皆當統轄山海關政其杖鉞而臨之地何甘讓他人即祖壽亦難自爲解也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臣何敢堅持前說即臣原從爲國起見非從爲人起見而人之爲國孰不如我臣不敢不申明初意而尤不敢不虛衷以聽公論伏乞皇上下部詳議如以臣直看横看之說不盡謬則從初議如其無當此何等時何等事而何徇一人之見亟如督撫之議而臣心更安或有謂孫祖壽管西四路亦無駐處夫薊鎮之

有三協守原爲一總兵鞭長不及而設今設三總兵則一總兵所管卽前一協守之事協守可裁也裁之卽以供協守者供總兵則協守雖裁而事不廢總兵雖添而費不增事莫便焉孫祖壽宜駐石匣而石匣副將與中協副將其官皆宜徑裁其人不妨别推至於東四路協守之外又添協守營路幾何堪此分食且吳自勉别鎮皆逃將也近以爭管相揭較賢否於三逃一逃之間其員可俱裁其人可俱斥也以其均爲十二路中將領更置之事遂併及之

陳兵事疏 擬代孫相公

臣不自揣自請爲皇上當關關危則京師不得獨安臣既當關諸所以易危爲安者敢有遺力而關危以無遼也無遼以無人也臣無一念不在保守山海即無一念不在安置遼人去歲河西被兵而入關者聊生無地不容不聽其漸出今歲河東被兵而歸命者實煩有徒又不便引之深入則自西還者之必安插於前屯自東來者之必安插於寧遠勢也亦理也臣二月到寧遠彼時惟前屯略有起色其餘城堡總無

人烟歸而陸續措置點運漸圖全戒張大虛聲又經
半載乃於九月初八日馬首再東一路經行風景頓
別前屯城工內口已峻高濶足憑屯種告成籌車盡
滿且士勇於公戰中後守望亦復稱是盖兩將材猷
俱稱出色惟中右遣將原自後時有難一律齊者而
見前番之中右亦自刮目於重來也曹莊之民迎臣
索一地主經管有人無難故聚東抵寧遠則做工之
兵將與接到之遺黎數幾二萬矣閭閻撲地鳴吠相
聞臣率諸臣登城四望人烟輻輳王氣鬱葱慨焉與

嘆國家不爲守山海則已如守山海則寧遠爲必據
必爭之地而覺華前築復自生成島將金冠檥舟以
待臣周廻島上相度形勢東島開洋北向可安營堡
還抵北岸則望海寺山形可堡與對岸水營夾峙中
成海門而稍上高台又可樹旗與首山相望遼人呼
覺華爲菊花臣行島上金英爛漫因悟其義而隔岸
自望海至首山菊更叢生因悟同一地脈海不能隔
有待於連之者爲用武地耳𦋺首山東去歷雙樹連
出至葫蘆套樓櫓銜尾則臣先命金冠赴期於此以

演水陸策應之會對套爲罩笠山臣與諸臣陟其頂北望尪窑寺山脚令人步之可二里半南步鎮倭臺瀕海可十里遼人謂東來地形惟此稱阨使相形布置兩旁建銃臺可以夾擊且地性汙澤重挑深溝亦控扼之一道也回路沿邊堡而西倚鞍山附灰山面蠟子山則扁籠山與首山蜿蜒在望令人步之繇北山至南海通計可二十六里山所占據可若干里山所不接可若干里其間爲城爲堡或築或刱大約不過二十里而夾首山扁籠山之中可爲寧遠關此功

一成寧遠屹然一大都會山海關不覺在重垣之內其於守關豈不萬全或以爲峰巒島嶼雖依稀可按而密布緊聯尚費人力不知天下事非天不生非人不成天祇發其大凡人須效其補綴未有全不舉手專靠生成者借口惜費遂不盡人且聞遼左從前諸事苟簡無論山川之險不善因依卽城堡之工相沿固陋所稱重地名城大都高不過二丈濶止行一人大敵一臨人無固志今見趙率教新築遂以爲遼東創見之城各恃無恐矣臣今駐前屯凡所以爲城工

屯事甲馬器械俱與備辦盖關城守具拮据經年已云粗備振刷教練可付撫鎮故移駐前屯以備山海者備前屯待前屯既備又將移駐寧遠以備前屯者備寧遠前屯備而關城安寧遠備而關城益安臣非爲寧遠爲關也儻不之察而以一步不出關爲守關遂以安插遼人爲强迫遂以經營寧遠爲涉險夫無遼土何以護關城舍遼人誰與守遼土無寧遠何所置遼人不修築何以有寧遠而修築之事不一勞何以貽永逸不大費何以成大省臣又非敢自創費之

目也舊經臣王在晉請帑金百萬修八里鋪邊城中外未有議其費者臣彼時亦不敢以百萬爲不經之費特嫌其在八里鋪耳會云與其以百萬修邊於八里之近何若以百萬修邊於二百里之遠則臣請築寧遠蓋師經臣之意而略擴之耳臣了辦國家大事豈容雷同又豈容立異集思廣益臣亦聆愛我之助矣提衡而論經臣王在晉議築邊雖近而亦知守關在關外也臣避其意而略狹其規模撫臣閻鳴泰議寧遠有見而特以後著爲先著也臣採其說而略竦

其節目至於總兵毛文龍議守紅羅山臣卽指其脉
於遠近之形而亦節取其控制險阨之意登罩笠山
指點紅羅在八九十里外熟於地里者謂守寧遠卽
所以塞紅羅耳臣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
守遼土因遼土以養遼人斟酌遠近分布控扼因先
後有事於遼之大吏而總因之以成其爲皇上守關
非敢侈言恢復也然以臣之不敢侈言恢復而祇爲
守關計固以修築寧遠爲必設之藩籬卽有才倍臣
者而欲爲將來恢復計亦必以修築寧遠爲不拔之

根本臣赴闕時曾告皇上曰不敢費皇上一錢豈其
以冥冥決事而敢費皇上百萬皇上不以臣言爲謬
沛發金錢以供修築臣乃得展布四體爲皇上圖萬
世之業臣在闕踰年熟思經久之計惟修築與營田
爲大端見在前屯細理屯田之事分遣人查中後中
右寧遠等處軍民土田之籍容講求定畫另疏奏聞